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四辑

上尉的女儿 黑桃皇后



长城出版社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上尉的女儿 黑桃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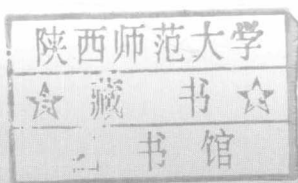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四辑

上尉的女儿 黑桃皇后

(俄) 普希金 著
曲松贺 刘可欣 译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舒清然, 曲松贺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9

ISBN 7-80017-402-6

I. 世… II. ①舒…②曲… III. 文学-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1169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上尉的女儿 黑桃皇后

〔俄国〕普希金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华都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319.75 印张 800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02-6/I·001

前 言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是俄国最伟大的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者。

普希金出生于文学气氛颇浓的贵族之家，从小对文学就有着浓厚兴趣。他是俄国难得的集诗人、戏剧家于一身的作家，它以百川归海之气势，继承了俄国以及欧洲文学的传统，为俄国诗歌制定了从语言到格律的一整套体系，使它达到了最高峰。在俄国由诗歌进入小说的时代，这位伟大的有历史眼光的文学巨匠又毫不迟疑地担当起开创新小说的重任。高尔基说，俄国散文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他是两个时代文学成就的集大成者。

普希金一生创作颇丰，作品有诗体长篇小说《叶甫普尼·奥涅金》、《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鲁斯兰与柳德米拉》、《自由颂》等等。一八三七年普希金死于决斗。

《上尉的女儿》是普希金最后一部作品。它被人称为文学史上的“天鹅之歌”。它以主人公格里尼奥夫与玛丽娅的恋爱过程为主线，同时也描述了普加乔夫这个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它讲述俄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矛盾斗争，展示和歌颂了俄罗斯人民的热情善良。格里尼奥夫和玛丽娅的爱情甜美感人，深情而忠心不渝。格利尼奥夫宁可受军法处置，也绝口不提心上人的名字，不让她卷入可怕的军事审判；而玛丽娅则历经磨难，一直为爱人保全，自己做好了随时赴死的准备。最后又英勇无畏地去求救于女皇，使心上人洗刷了冤屈，得以平反昭雪。

小说布局严谨，结构匀称，情节曲折，语言质朴、优美，给人以简洁、明快、清澈、凝练之感。虽寥寥数语，却将整个情

节交代得清楚明了。《上尉的女儿》为俄罗斯文学带来了一种简洁明快的文风和如诗的语言。后来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天才无不受其影响。

一九九九年一月

总 目 录

上尉的女儿	(1)
黑桃皇后	(107)

目 录

第 一 章	近卫军中士.....	(1)
第 二 章	领路人.....	(9)
第 三 章	要塞	(18)
第 四 章	决斗	(24)
第 五 章	爱情	(34)
第 六 章	普加乔夫暴动	(41)
第 七 章	来犯	(50)
第 八 章	不速之客	(56)
第 九 章	别离	(64)
第 十 章	被围攻	(69)
第十一章	叛乱的村庄	(76)
第十二章	孤女	(85)
第十三章	被捕	(91)
第十四章	审判	(96)

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如果是在近卫军，他第二天就会成为上尉。
——噢！不需要这样；还是让他在部队当个兵吧。
——很好！让他体味一下伤心的滋味……
……

但他的父母又是谁呢？

克尼雅日宁^①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我的父亲。当他在米尼希^②伯爵那儿当差时，还很年轻，等到一七……年退伍时，我的父亲已经是一位中校了。退伍后，他便和一个叫做辛比尔斯克的村庄连在了一起，一位当地的并不富有但有贵族称号的人的女儿——年轻的阿芙朵吉·瓦西里叶芙娜·尤成了他的妻子。我有八个兄弟姐妹，不幸的是，他们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

当我以中士名义在谢苗诺夫军团里登记的时候，尚没有出世。近卫军少校柏公爵是我的一个近亲，我是靠了公爵的关照才得以登记的。那时候就是这样：如果是个女孩儿，父亲可以去说明一下，无非是说这个尚未出生的中士即已去世，事情也就结束了。在求学阶段结束之前，算作告假。我在那个时候接受的教育和如今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从我五岁开始，我被领给了马夫萨维里奇先生，因为他喝酒很有节制，所以他成了我的管教人，也就是启蒙教师一类的。在他的管教下，我颇有进步，

① 克尼雅日宁——十八世纪俄国剧作家。这几行引自他的剧本《吹牛皮的人》。

② 米尼希，俄：元帅，曾指挥过对土耳其的战争。

到十二岁时，已经学会认俄文，而且能很准确地指出猎狗的脾性。那时候，波普列先生，一个法国人，也被我父亲雇来教我，跟他一起到的还有父亲写信从莫斯科要来够吃一年的葡萄酒和普罗旺斯橄榄油。波普列先生的到来使萨维里奇极不愉快。“上帝呀，”他总是嘟嘟囔囔的，“你看，孩子们很清洁，头发也油光光的，吃的也好，却又花冤枉钱请他，自己家里没人了吗！”

波普列在法国是做理发匠的，以后又在普鲁士参军，最后辗转到了俄国，pour être outchitel^①，但他自己对这个词的真正意思也不很明白。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浮躁、品行不端的老好人。他太喜欢女人了，这成了他最大的弱点；他自己又很是多情，往往被连推带搡地轰出门；对此他往往会长吁短叹好几天。而且波普列从不会和（这是他自己的说法）酒瓶为敌，可以这样来表达这种意思（用俄语）往往与酒亲近，爱喝上一些。但在我家，葡萄酒只在午饭时才只上一杯，而且经常的情况总是忘了教师的存在，因此我的这位先生迅速改变了习惯，改喝俄国烧酒了，甚至于比对法国著名的葡萄酒还要钟爱，把烧酒看成是养胃的最佳饮品。他和我很快就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合同规定他要教我学习法语、德语和其他各门课程。但他更热衷于让我教他俄语，好在一起闲扯一通，然后的情形是我们互不干涉，各忙各的。我和他的日子是平和而友好的。我也不再想有什么其他的老师。但是不长时间我们还是分开了，事情是这样的：

帕拉什卡，胖胖的，满脸爬满雀斑，是我家的洗衣姑娘。有一天，她和管放牛的一只眼的女佣阿库里卡合计好后，一起跪在我母亲面前，一边哭着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错，一边怨恨波普列先生，由于她们在这方面缺乏应有的经验，他勾引了她们。我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父亲，她对这种事一向是很认真的。父亲很快就把事情处理妥当了。先是让人把这个法国骗子叫来，因

① 法语：意为“先生”。

为听说先生正在给我授课，父亲很快便出现在我的房间里。而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刻，波普列并没有站在我面前讲课，而是躺在床上做梦。我则在忙自己的事。需要提一下：在我房间的墙上有一张从莫斯科订购的地图，没什么大用，但我很中意这张纸，又宽又好，正合适做一只风筝。趁着波普列做梦之机，我动起手来。当我父亲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忙着在好望角的位置上装一条用树皮做的尾巴。这可把父亲气坏了，显然他并不满意我的这种地理作业，揪着我的耳朵，又粗鲁地把波普列从美梦中惊醒，并且破口大骂。波普列，这个可怜的法国人，像死人一样，醉得想爬都爬不起来。好了，老账新账一并算来。结果是波普列被父亲扯着领子从床上拖下来，一把推出门外，扫地出门。这件事给萨维里奇带来的欢乐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完全的。然而我的教育却自此而终了。

我过着富人子弟奢侈的生活，和下人的孩子一起追捕鸽子，一起玩跳背游戏。在这段时间，我度过了第十六个生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秋天的一天，我的母亲在客厅里煮甜蜜果酱，我吮着嘴唇看着泡沫从锅里鼓动着。父亲坐在靠近窗子的地方正读宫廷年鉴，每年他都会收到一册。这种书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会翻来覆去地读它，每一次都读得津津有味，但这种书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就是使他的肝火更盛。对于父亲的这个禀性和习惯母亲看得再透不过了，所以总是想尽办法给书找些藏身之地，通常的情形是我父亲会接连几个月都两手空空。所以，每每偶得之，必苦读几个小时而不愿住手。这种情况现在又出现了。父亲虔诚地捧着年鉴，时而点头耸肩，嘟哝几声：“中将！……在我连里时他还只是个中士！……两份俄罗斯最高勋章^①！……但

^① 两份俄罗斯最高勋章：最高安德烈勋章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为沙俄两种高级勋章，同时获得两种，为至高无上的荣誉。

是还没多长时间哪我们……”父亲最后把心爱的年鉴顺手扔到沙发上，陷入沉思，这可不是好迹象。

他突然扭过头对母亲说：“阿芙朵吉·瓦西里叶芙娜，彼得鲁沙^①多大啦？”

“就快十七岁了，”母亲回答，“彼得鲁沙出生时，正是娜斯塔霞·盖纳西莫夫娜姨妈瞎了一只眼睛的时候，那时还……”

“得啦，”父亲接着说，“他应该去当兵了。再不能总混在女佣中，爬鸽子棚了。”

母亲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惊慌难过，一想到不久即将分开，母亲呆住了，小勺子滑进了锅里，泪水无声地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我的感觉正相反，说真的，难以形容我的喜悦，服役只意味着自由，到彼得堡去体验各种生活的乐趣。我在头脑里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年轻的近卫军军官了，照我的想法，这在人生中是一种最崇高的幸福生活。

父亲一般是不会改变他的想法的，也不可能拖延不决。分别的日子很快就决定了。头天夜晚，父亲告诉我他将给我的长官写封信，让我带着。佣人拿来纸和笔。

“噢！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插话说，“别忘了向柏公爵致上我们的问候，就说希望他能多关照一下彼得鲁沙。”

“你瞎讲什么哪！”父亲的眉头皱起来，“我为什么要写信给公爵？”

“这可是你说的呀，你不是说写信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吗？”母亲有些焦急地争辩。

“是啊，我说了，那又如何？”

“柏公爵不就是彼得鲁沙的长官吗。正好彼得鲁沙上过谢苗诺夫军团的花名册。”

“是上了花名册，那又有什么关系？彼得堡不合适，在那儿

^① 彼得鲁沙：彼得的一种爱称。

他能学会什么，最多是学会胡乱糟踏钱，不服管束，吊儿郎当！我不会去作那个孽，让他到部队当兵，多吃点苦，多闻闻硝烟味儿。我是让他去做个军人，不是花钱让他当公子哥儿。哼！近卫军花名册！把他的身混证^①给我找来。”

母亲起身去拿身份证。我的身份证就躺在那个匣子里，和我受洗礼时穿的衬衫放在一起，她把它递给父亲时手有些颤抖。父亲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把它放到面前的桌子上，然后开始写信。

好奇心在折磨着我，我究竟会被送到哪儿呢？不会是彼得堡了。我的眼睛紧紧盯住滑动的笔尖，太慢了，简直像蜗牛。信终于还是写完了，父亲把信连同身份证一块儿装进一个信封，摘下眼镜，把它递给我，然后说：“这是我写给我的老同事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的，也是我的老朋友了。你就在他手下当差，在奥伦堡。”

天啊！是奥伦堡，我的父亲要送我到奥伦堡，而不是快乐的彼得堡，我的所有的光辉希望都被奥伦堡击了个粉碎。那个遥远偏僻的地方，我将在那里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履行我的军旅生涯。刚刚还令我激动不已的希望现在转眼间就被沉重不堪的不幸取代了，可是没有办法。第二天清晨，一辆带篷的旅行马车来到房前；我的行装是一只衣箱、一个路上用的食盒、几件茶具、几袋小白面包和一些烙饼，这是我从家里得到的最后的溺爱。父母亲吻我并祝福我。父亲给我讲了下面的话：“再见，彼得。当谁的兵就要效忠于谁；必需服从长官；别总想要花招儿拍马溜须；不能做的事别硬往身上揽；能做的事也别推托干不了，记住：‘爱惜新衣要从初穿起，珍惜名声要在少年时。’”我慈爱的母亲眼噙泪水一再叮嘱我注意身体，嘱咐萨维里奇照料好我。他们要我穿了件兔皮袄，又在外面把狐皮大衣套上。我

^① 身混证：应为身份证，父亲的发音有些不准确。

满脸泪水，和萨维里奇上了车，就这样驶上了我的未知的路途。

到达辛比尔斯克已经是晚上了，我们要在那儿歇一天，买点必备的物品，这些早就跟萨维里奇说过了。萨维里奇很早就去找店铺了，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透过窗户，外面是肮脏的小胡同，让人觉得烦闷不已，我只好去别的房间游串，打发时间。一走进台球房，我就看见一个个子很高的老爷，约摸三十五六岁，长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穿件长袍，拿着根球杆，咬着一只烟斗。他正和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赢一次就喝一小杯伏特加，输一次必须在球案下面爬一圈儿。于是我过去看他俩打球，时间越长，四条腿着地的次数就越多，最后记分员已经不用费力地再直起腰了。这个老爷于是在记分员头上讲了几句分量不轻的话，就像念悼词一样的严肃。这时他希望我和他来几局。我说不会，谢绝了他的邀请。显然他觉得不可思议，眼神里好像流露出几丝遗憾；可是我俩就此聊起来。他告诉我他的名字是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骠骑兵团的一个上尉，到辛比尔斯克是为了接收新兵，也住在这个旅馆。祖林请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没什么特别的，有什么就吃什么，这是当兵的习惯。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祖林喝了不少酒，还向我敬酒，说要习惯当兵的生活；他讲的部队里的趣事，笑得我喘不过气来。饭一吃完，我和他俨然已成至交。他又自告奋勇，非要教我几手。“台球，”他说，“这是当兵的亲密伴侣。比如说，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你说又会有什么乐趣呢？不能总拿犹太人作消遣吧^①。所以只能到酒馆去玩两杆；因此一定要学！”我对他所说的心悦诚服，于是特别专心致志地学起来。他不住地大声为我叫好，并很惊讶我取得迅速的进步，教了一会儿后，祖林就有了一个小建议，来真的，不过一次一个小铜币，不为赢钱，权作一点激励，免得白玩提不起精神，在他看来，白玩不是个好习惯。我

^① 在当时，犹太人很受歧视，军人常殴打他们取乐。

也赞成他的观点，祖林又叫了潘趣酒，并终于让酒倒进了我的嘴里，一再重申，当兵的就要习惯于此道；若少了潘趣酒，当兵也就没啥意思了！他说的我都做了。我俩接着打球。开始我是一点一点地呷着喝，到后来举杯的次数越来越频，我的胆子被酒撑得越来越大了。球不住地被我击出台子；我生气了，对记分员骂骂咧咧，鬼知道他是如何记的分，我的赌资也随着火气渐增——瞧我的形象，活脱脱是个忽然摆脱了束缚的孩子。时间在杆和球的碰撞中一点一点地消逝。祖林瞧了眼手表，放下了球杆，告诉我他已经赢了我一百个卢布。他的话令我忐忑不安，有些难为情。我向他表示歉意，因为我手里没有钱，钱由萨维里奇保管。祖林不让我再往下说：“行啦行啦！没关系，等你要了钱再给我，走，咱俩到阿丽奴什卡那儿去。”

什么都不用说了。和开头一样，我迷迷糊糊过完了这样的一天。我和祖林是在阿丽奴什卡那儿吃的晚饭。祖林还是不停地给我倒酒，一遍一遍地解释胡闹的理由——习惯习惯当兵的生活。吃完晚饭后，我麻木的两条腿不太听我使唤，祖林把我拖回我在旅馆的房间时已经是半夜了。

萨维里奇站在门前景阶上等我们。瞧我那种显然醉心于当兵的样儿，他摇着头叹了口气。“哎呀少爷，这是怎么了？”他用有点惊慌的带着点不满的口气说，“这是在哪儿喝的酒啊？老天爷，你可从来都没造过这样的孽呀！”“闭嘴，老家伙！”我语无伦次地喊着：“你是不是，喝多了，睡你的觉吧……给我把床铺好。”

第二天我酒醒了，但头痛得厉害，记不清昨天的事。萨维里奇打断了我对昨天发生的事情的回忆。他递给我一杯茶，一边摇头一边说：“太快了，彼得·安德烈依奇，这么快就学会寻欢作乐，瞧你像谁呀？你爸，你爷爷？他们可不是酒鬼；更不用说你妈了：她从出生到现在只知道克瓦斯^①的滋味。都是该

① 克瓦斯：一种俄国民间用麦芽或面包屑制成的饮料。

死的波普列，总是到安季普耶夫娜那儿，说什么：‘马大母。热壶布里，伏特夹^①。’看，热壶布里教你些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说：他教你的都是好东西吗？狗娘养的杂种。根本就不需要请他这样不顾廉耻的异教徒来照管你，他不配。老爷家里难道没人怎么的！”

我很是难堪。转过脸，跟他说：“萨维里奇，你去歇着吧，我现在不想喝茶。”这些话对于刚开个头的萨维里奇并不管用，让他闭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彼得·安德烈依奇，喝酒喝出个什么味儿。昏头胀脑，什么也吃不下。爱喝的人不会派上什么用场的……哪如加蜜的酸黄瓜汁儿，哼，最好是再来半杯烧酒来解酒。你说是不是啊？”

萨维里奇正说着，一个男孩进到屋子里来，递给我伊凡·祖林写给我的便笺，上面写着：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请您将一百卢布交给送信的僮仆，我急需用钱。

随时准备效劳的

伊凡·祖林

我又能做什么呢。装出并不在意轻松自如的样子，对萨维里奇，我的后勤总管说，给这个孩子一百卢布。“为什么？”萨维里奇异常惊讶地问。“是我欠他的。”我努力使语调平淡如常。“欠——他的！”萨维里奇很难相信我说的话，变得更加惊讶。“什么时候欠的，你哪有时间向他借钱呀？不对劲儿，借没借是你的事儿，给不给是我的事，对不起少爷，我不给。”

我脑子里飞速地转着，如果现在我不能让这个固执的老头拿出钱，以后就难以逃脱他的监管了。因此，打定了主意后我

① 为法语“太太”，求你给伏特加的俄语读音。

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这里我是主人，你是仆人。钱是我的，输钱是我自己的事。我高兴输就输。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别自以为是，明白吗？”

我的话让萨维里奇吃了一惊，他使劲拍了一下手，呆呆地站在那儿。“还站在那儿干什么！”我带着火气大吼着。萨维里奇哭了。“彼得·安德烈依奇少爷，”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别再让我伤心了，会要我的老命的。少爷，听我一句话：写信给这个骗子，告诉他你不是认真的，告诉他我们哪有这么多钱呢。上帝呀！是一百个卢布啊！告诉他你父母只允许你玩赌核桃，从不让你赌博……”“够了！你瞎扯什么呀，”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唠叨，“快去拿钱，别让我扭脖子撵你。”

萨维里奇满眼悲伤地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然后去拿了钱打发走了小孩。我从心里怜悯他，但是为了我的自由，我只能以此来表明我已经能自立了。萨维里奇很快把我从那个令他咬牙切齿的旅馆搬出。他说马已备好。怀着万分的不安和悔恨，我离开了辛比尔斯克，只是没去和我的那位老师打声招呼，也没想过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第二章 领路人

这片我心中的地方啊，我可爱的地方，
未曾相识的地方！
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要到你这里
也不是奔驰的骏马带我到这里：
年轻的小伙子是我带来的，
是年轻人的豪情与勇气，
与那小酒馆里的丝丝醉意

一首古老的歌